△直魯潰軍搶掠雲台山

今晨消息。麕集天生港之直魯潰軍。今晨有二千人。仍乘原舟。溯江由泰屬登岸赴海州。另二千餘人。由陸路北上。九時過平潮市。秩序尚佳。惟少數後隊。曾在雲台山大事搶掠。其不能攜取之物。亦被搗毀。第九師司令部得訊。即派兵一連趕赴該市保衛。刻尚有直魯軍之輜重隊分乘民船。陸續經過平潮市。均未登岸。

△潰兵赴掘港

昨晚消息。直魯軍潰兵。有五十餘人。攜械出現於西亭石港兩區。地方供給食物。未發生騷擾。該潰兵請警察導赴掘港。擬乘海船回山東。

△周軍又有一旅北上

周軍第十三師廿六旅。今晨由天生港開拔北上。刻已過平潮市。

△警備隊出防

縣署於今日十一時。派警備隊一排。駐防小李港。

財之所爲。處以等有期徒刑一年。定執行刑期爲十五年十個月。並褫奪公權全部三十年。未決期內。羈押日數。准予折抵。本審訴訟費。由劉福堂負担。

（事實）緣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縣屬朱觀音堂路旁。發現張元福屍身一具。經探役及地主宋四。屍母張吳氏等報由警所轉報到署。據經前知事到地驗明已死張元福咽喉上有勒痕。兩道平過向後。至合面項。有締結痕一個。周圍交匝。紫赤色。有血廕。又食氣管下有勒痕一道。平過向後。至合面兩耳根下。項之左右邊。八字不交。餘如兩額角。兩眉。兩眼。兩顴。兩肩甲。兩後肋脊背。兩臀。兩腿。兩脚。均有擦傷痕。委係生前被勒身死。當即偵緝兇犯審究在案。旋據警所獲解該被告前來提庭審訊。據供有徐家橋之康如。因與處女金素姑娘姦生一子。於舊曆九月初七夜。囑我密雇乞丐張元福。送至育嬰堂。事後被張元福查悉是私生子。向康如索洋二十元。康如不依即要聲張其事。如恐給錢後。彼仍不守秘密。於素姑娘大不利。遂起殺機。當約我與趙六鬼兒二人幫忙。將張元福弄死。願酬洋廿元。我就允許。十一夜康如同與趙六鬼兒三人騙張元福到萬步蕩地方。用繩子做了一個兩道頭的活扣兒住。從背後套入元福頸內扣。我與趙六鬼兒各拿一個繩頭兒。拖了走的。其時元福面朝上。背在下。拖了十餘丈路。將繩子解下來看時。元福尚未氣絕。即又將繩一道。套其頸項。反揹了就走。又走了兩段田的路。再放下來。張元福已是死了。當把屍身拋在草裏。至二十日我與趙六鬼兒徐福說。張元福死得苦。至今無人收殮。可移到顧文轉田內。使他得一具棺木。遂將死屍由我與趙徐三人。幫同移去。一面我向顧文轉告知。意想弄他幾個錢。不料顧文轉父子到田一看。即將死屍又移到宋四的田內去了。我不曾得錢等情直認不諱。一再盤詰。矢口不移。詳核所供勒斃情形。按之已死張元福咽喉勒痕二道周圍交匝。合面有締結痕。又食氣管下勒痕一道。至兩耳根八字不交。以及其餘各部位因拖擦傷。均極符合。飭警調查。據復康如與金素姑娘通姦生子。事屬曖昧。無從證[illegible]。惟兩家確係親戚。時相往來。[illegible]查明唐閘新育嬰堂是年九月初八[illegible]實有乞丐棄嬰兒情事。足證該[illegible]告供認各語。委係實在。並非捏[illegible]。應即予以判決。

南通縣各學區本學年終（十六年七月）師範畢業生調查表

南通縣教育局調製（一）

區別	市鄉別	姓名字	性別	畢業學校	通訊處	備注
第一學區	南通市	王信忠（與人）	男	一代師	新港鎮	
同上	同上	陸祥生（子禎）	男	同上	城東吊橋堍陸復盛號	
同上	同上	丁全守（子眞）	男	同上	城西玉帶橋七十三號	
同上	同上	蔣秉湉（直哉）	男	同上	城南蔣益壽藥堂	
同上	同上	袁國樑（行一）	男	同上	城東吊橋西北河邊十四號	
同上	同上	保思祖（愼修）	男	同上	城南長橋南	
同上	同上	吳松齡（鶴千）	男	縣師	城東吳家莊	
同上	同上	連銘標（仲格）	男	同上	城東留江樓	
同上	同上	顧　佾（名世）	男	同上	城南馬家巷五號	
同上	同上	邵鴻年（子陸）	男	同上	城內蔣家巷十二號	
同上	同上	程維藩（屏周）	男	同上	城西北街三十號	
同上	同上	顧　滔（浩如）	男	同上	城南曹公祠	
同上	同上	馮永安	女	縣女師	城內玉帶橋	
同上	同上	王咸淑	女	同上	城內小保家巷十四號	
同上	同上	戴毓麟	女	同上	城南白家園	
同上	同上	保志寧	女	同上	城西鹽倉壩	
同上	同上	張秀武	女	同上	城南別業	
同上	同上	丁如玉	女	同上	南通入廠路	
同上	同上	湯蘭芬	女	二女師	縣署前湯囘春堂	
同上	競化市	顧幹臣	男	一代師	竹行鎮吳鴻昌號	
同上	同上	李成仁（親之）	男	同上	小海鎮東南三里	
同上	同上	徐　斐（健甫）	男	同上	竹行鎮	
同上	同上	袁軼羣（從明）	男	同上	新開港鎮	
同上	同上	彭龍潤（雲升）	男	縣師	姜灶港沈氏小學	

寥天一雁

□錢子泉先生來書

箱九先生有道。昨承手書。知嗇公而後。又喪健公。人之云亡。國有殄瘁之憂。固不僅執事之私慟也。近檢少年之作。於名物訓詁。多有未的。而其文已布。又苦無暇改爲。尊高祖傳。海月二字。私衷本所未安。今得賢君之匡謬。苟有過人必知之。此固丘之幸也。觀明自是江北之雋。至如博者稱說詩書。無當世用。況復我生不辰。寧靜自持。長爲鄉里善人。以苟全性命足矣。不意執事屬以國士。徐君採其虛聲。然博自分。儒緩不及事。又素性高亢。不能俯同翠碎。二十年無所屈於世。奪挾冊稱經師。南面爲侈泰也。故人知我。不甚或不哂其發狂乎。光華以時局不靖。展緩開課。博在家無事。以注老易爲日課。頗有勝解。每至得意。欣然獨笑。知會心不在遠。處恨不得與執事一抵掌也。草草布復。祇頌撰綏。弟錢基博手奏二月二十八日

◎十四支龍星一百八十八元
◎十二支燈星一百八十二元
◎十四支彩星一百八十八元

△麵粉（以每袋計）
◎復新綠牌麵粉三元六角六
◎藍牌麵粉三元六角

念九日 江華 瑞和
初一日 隆和 江靖 大通
初二日 黃浦 [illegible]

念九日 大吉
初一日 大惠
初二日 大慶

金滄江老先生十四日子時壽終擇於二十五日未時入殮

文藝

南通報附刊 丁卯第二五號

文

嚴幾道詩鈔敘 大華

智盡於所學術所學足以利天下此通儒之業也所學足以利天下而天下卒受其利此仁者之任也中外棣通國以多故憂時之士莫不奮臂扼腕慨然出所學以求有利於天下於是指切時政之文與夫西方學藝之書經重譯以文中土者幾不可以覼縷計然一平情論之或迂闊不切於用或其詞慷慨百說而不可通是非其識不足也假楮墨之靈而不能盡祛勢利之見故雖得名於當世而當世不蒙其福也侯官嚴幾道先生所學奄有中西之長又益之以閎通之識哀黃裔之不競攫禹甸之淪胥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群學肄言諸名著借他山之力以醒國魂復於天津自創國聞報以警醒時局然後中夏學者乃知歐美之富强不在船礮不在工商而在瀹智合羣至所謂通儒之業仁人之任者固非淺人所得而妄居也先生爲大哲斯賓塞爾高弟子而以祖國文學讀業於桐城吳先生摯父故先生每一文出深入理奧而無間體勢高峻直摩周秦諸子之壘貞余童年讀先生所譯諸書而好之庚戌辛亥之交游京師得觀先生論政論學諸鉅製果錄之於簡端十稔已來裒然成冊而附古今體詩數十章於篇末客秋九月先生已歸道山身後之遺集尚未付諸梓因急出斯編以餉同好夫文詞之憾吾心獨嘉儷之適吾口必强天下人之所嗜以同於吾之所嗜是謂大愚然太羹玄酒豹胎鳳髓至味當前乃有人焉揮斥而峻拒之是亦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先生往矣而强國救民之精神則不往好學深思之士誠欲知五十年積弱之源中外相通之理國醫補治之方則寥寥一編夫豈可少也哉

詩

人日映厂園館夜集 散原

小車穿徑造幽居添粲吟堂到眼初害後園枝含琇瑱酒邊野色浸階除倫娛流潔遊方外自聖肝腸出劫餘新月報襟移職地飛空歌哭倚闌渠

正月初二日雪 樊山

曉來銀海訝花生今雪全翻昨日晴者我晝中宜笠屐出人意外得瑤瓊痴頑倘作冰嬉劇暖熱欣調玉棧突天也還童貧玉戲萬重花滿九重城

利範九立春元韻 荃生

晴光初吐鳥聲驕一路旌旄入野橋四野歡情似雷動滿天春色得詩消高人有意經桑梓賢令關心到麥苗但願時和年更熟昇平仙樂舞雲翹

送友人入戎幕 敬禮

倒痍執向人間問離恨先從酒畔催疏柳送梅隨棹遠淡烟籠岸奈春回請纓怪子存孤願解甲何時洗百哀未覺天涯知己少長風萬里儘徘徊

筆記

過故人莊 敏慶

黃昏鳥入林炊煙出深竹坐久寒鷗舉猿鶴響幽谷獨出每忘歸況乃新醞熟明月何娟娟人醉梅花屋

脞語（三） 李詳

顧秋碧之孫

江寧顧秋碧（樸三）以詞賦擅名其子死于亂孤孫更生與母逃出匿江灘蘆葦中展轉渡江至淮安投秋碧故交督通甫先生所通甫館其母子別室親授更生書授史記精華錄命更生熟讀之更生由是文藻蔚然以寄籍淸河入學爲余老友徐遯庵先生弟子更生居山陽北鄉一日回家飲錫壺酒中鉛毒感病卒蓋此酒留壺中已十餘日也更生淸河縣志淮安府志俱有傳秋碧爲無支祈後身通甫有詩言此事

張文襄王夫人

張文襄視學蜀中時石夫人逝後求耦未得按臨龍安日王文敏懿榮之父爲龍安守例充提調辦供張文襄視幃幔畫枝花卉其妍問文巡捕此出誰手答言王太守小姐所畫即文敏妹也文襄屬吳仲宣制府致書於王求爲繼室王以文襄與居無蓄不肯輒應文襄又請京師戚友與王有連者再三言之婚始就王夫人賢而慧文襄甚敬之亦早逝

鄭默深先生

默深先生官泰州日在道光二十九年時運河東七州縣屬被水先生至高郵保堤運河水漲越堤上且數寸先生著草履立水中身大挑土築子堰以手書券向錢店借錢堆成堤以無害江督陸陽隆立大制軍與先生有舊先生力請陞以令箭飭工員可保則保毋許擅開能成先生志者陸也鹽城人感先生之德與人共振之等撰匾聯至興化恭上先生宴於署中各贈聖武記一部匾爲保障淮揚四字至今猶在光緒初某縣令匿災不報百姓聚數百人搗毀大堂上匾對無算有一挑水夫指魏匾示人曰此魏大老爺匾不可毀也水夫不識字不知何以如此

專著

慎決擇論（二十二） 唐大圓

淨林（續）

問居士雖種種讚揚極樂時時想念彌陀吾恐極樂終是虛妄彌陀徒念無益答曰固哉汝也我與汝身皆是虛妄我與汝身所住之世界亦虛妄唯我與汝固執虛妄之身與虛妄世界爲實有因得國邑家室田庫等種種虛妄之用如人方夢所見境界皆執爲眞並不計有晝間之境彼極樂之眞世界非此虛妄之色身能往阿彌陀佛之眞佛亦非虛妄之色身能見理有固然也汝今且虛妄色身不到極樂便疑彌陀虛妄亦猶夢中對無晝時境界但夢人本自晝有夢境原從晝生則知此虛妄身中本有法身娑婆界外定有極樂又以虛妄色身能住此娑婆世界得國邑家室田庫等種種受用故知眞如法身亦能往生極樂世界得七寶樓閣欄楯羅網等種種受用如是知念佛者決然有極樂可歸有阿彌陀佛可承事供養無煩汝之過慮也

或問予年朽邁念佛多載未能相應恐難往生乞示切方因告之曰汝以後但行住坐臥常念我家原在極樂世界從幼出家來遊此土今此土主人已下逐客之令我亦思念故鄉但年久歲深於本地風光了不記憶近聞長者說七寶蓮池黃金爲地等其快樂較此地刀兵水火瘟疫等有天淵之別一念至此歸思愈切又聞經說阿彌陀佛有大願力接引我輩視若己子則如新得家書宣彼土父母相念之勤約來相接既不畏途路遙遠又不怕風塵奔波於是主意既定行裝亦備縈懷家園造次難忘如是積久成爲習慣至臨命終時如行舊路毫無艱險此等念佛名爲心念乃得相應汝向日念佛不相應者必徒口念或曰然則但習心念不參口念乎曰言者心之聲心念切者往往從心發聲出於不覺或布諸歌詠如詩人念宋則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企予望之以此啟念佛者雖藉諸心未嘗不發諸口或曰徒口念何以不得往生曰若口能常念固可往生但臨命終時口本滅壞所念之佛化爲烏有惟心不滅向所念者此時正得受用是故念佛宜心口兼用也

時丁末法衆生業重心量狹劣往往習聞佛法高深而性安於導引鍊丹等法牢不可破故吾每臨講經輒先以世法召人曰汝欲爲富乎曰願富將求畝碩之田抑求百萬之家乎曰恐不能得然所願求者在百萬之家耳願貴者將求一縣之令抑求督軍省長乎曰固願督軍省長但恐難得耳曰今有用一年之勞謀可得督軍省長及百萬之富十年心力求一縣之令數畝之田猶不可必得汝求其前抑求其後耶曰是決然求其前曰今統言一世界也分爲三界初欲界次上色界最上無色界欲界分爲六重天汝輩所求神仙在欲界之最下一層所尊崇至高無上之玉皇在第二層三界皆屬有情衆生皆稱凡夫欲界初一二層之必爲凡夫不問可知言有情衆生則與地獄餓鬼畜生全同言凡夫則與人類無殊至修佛道者亦

星命眼道爲命相訪友

僕芸窗幼讀心留論相之書絳帳初開遂存星命之志負笈携琴遍游大陸訪風景於天涯每停驂於市上策萬强於社會進忠告於同胞闡明哲之先機助志士 [illegible]